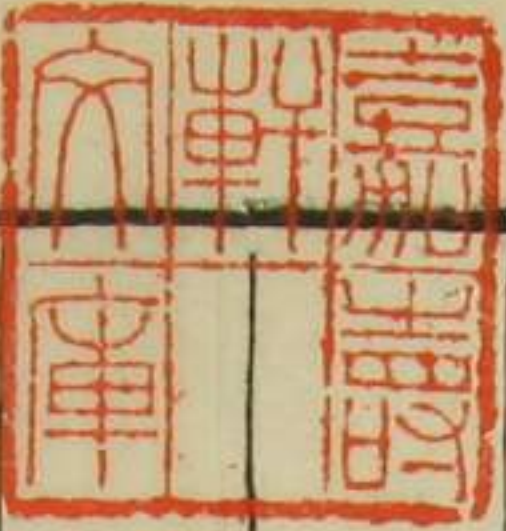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10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10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四



徐子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楊澄清通侯參閱

李西涯文集

狀

李東陽

西北備邊事宜狀

閣試

全陝邊備

右臣伏以比歲逆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并合群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韋秦固原諸處

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朝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雉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况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賊北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今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爲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爲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爲夷狄劫斂，固其本情。遠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爲喜事。圖永久者爲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慶，已越

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謀

兵革之難者，無恠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

叙前事簡潔明了

城新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

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蓋

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必有

兇主黜酋而君長之，逮至于元，遂僭一統，爲天所厭。

極盛而衰，自我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

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離亂，交讐互噬，其數不滿數

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

也。夫以全盛之力，馭極衰之虜。雖草薶禽獮，亦不爲難。惟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糾結，爲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授，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飢。廐寺繁列，而馬無留良。武庫充牣，而用輒失措。城堡基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

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

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于今愈甚

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劔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

皆繫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叅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眾議必同。任一人則群臣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革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糧芻可克。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閑。斥諜可明。號令可信。區區小虜。惡足為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敢據其大端。為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具一二于後。興利除慝。則有司存。惟在陛下斷。

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爲守禦惟陝西自撤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餘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無所不寡載糧而運則有所不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南備河以漢唐之全壞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不過近邊比歲得我通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蓋千

數百里而餘更數十年雖在延綏恐不易保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爲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爲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爲中界沙地餽運難繼或以爲剗立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

亦在乎此

邊事之無遠慮其患

肯任此事者臣謹按張仁愿城受降乘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籍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必有其說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厲士卒使賊勢挫衄乘間而入何患

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

後近就遠言之甚易行之甚難

并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七年之病。

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一勞永逸。以為長久。

計。惟此為宜。若當今攻守之宜。則如別議。

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論守備者必先焉。今沿邊諸

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

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

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陜

隘。車轂不通。驢所負芻米。多至狼籍。石米之費。或踰

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二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

歐陽永叔論西

能致者。則輕齎銀課。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

事。欲。運。水。陸。物。力。不。專。困。秦。人。亦。此。意。也。

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

高。為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為

弊。又有不可勝言者。豈經久之利哉。臣謹按趙克國

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

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加開墾。謹防鈔掠。

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寔以收積。五歲之

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

一馬者士之所資。况與虜戰。尤為急務。今太僕所俵。死馬所牧。名存而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為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為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蕃族。甚或有賊殺其人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蕃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為非便。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敕巡茶御史。及

欲爭疆場之計。固不當惜小得失也。

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謹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强健者不及其半。營堡之間。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而一。况日減一日。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



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甚得其用。邇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卽成真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旣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繫。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卹。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則歸守令。有關則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論之。則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地。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其所主將。非受命于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值。閉城坐視。或當其分界。則互爲諉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寇者。其爲玩事。甚不細。臣謹按趙克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愿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絕。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而

已。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揀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之性。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為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缺望甚重。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夫細人之情。誠不為衣食計。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疆。

利固在我。臣謹按晁錯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一比年命將出討。多領官軍。掾史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更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京○軍○戍○邊○有○騷○擾○之○弊○然○亦○習○勞○可○用○自○世○廟○以○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弭其復出。其○來○京○軍○不○復○出○而○營○卒○遂○一○王○冗○冒○不堪○矣為弊也。何可勝言。况制勝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

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戰鬥，誠爲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產則窮於剝削，得首級則苦於需奪，殞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謹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今宜省行賚，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操養作厲，以專其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其輕重利害可坐而辨也。

一功以首計，自古爲然。比年以來，南則鄖襄廣東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賄取，或以勢脅，或以老稚，或以婦女，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夫功不以實，已非懲勸。若吾民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反逆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體。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事者尚蒙遷叙，造罪者不過贖功，夫罰而弗果，則如勿罰，勿罰猶懼其罰，罰而弗果，則無復有所憚矣。臣謹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鑿虛張，竟行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敕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

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信。士氣始振。不然臣恐頗牧為將。未易成破虜之功也。

一臣謹按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此理也。亦勢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虐奪哈密。怙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為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命。以啟覬覦之心。繼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慎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自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蓋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日復一日。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為官司。給田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優其力役。使為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序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邊將

寧夏之域。左界黃河。右臂賀蘭諸山。在三邊為險地。

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則皆連山大

在四夷畿輔之間。畧焉可也。

沙。無長城鉅塹之險。自河外失據。畫地以守。不過數

百里。列堡分埃。一功而什力。今虜騎之警。不及寧夏

正德中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

乃自花馬池興武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

自古城守者必在外而。

在內。此嚮之形勢可論也。故守寧夏者必慎守河曲

不在內。楚城郢而智士憂之矣。

河曲寧。則寧夏可以高枕而卧矣。然以今昔之異勢

而成什一之全功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曰

擇人。故南城有檀子。則楚寇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

人不入。徐州有黔夫。則燕趙交祭。雖齊之一國尚如

此。况國家一統之盛。群才之富。而制遠方之虜。則亦

何所憚哉。今年夏巡撫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政于朝

言其所統地廣而裨將不足于用。

上命兵部簡于

衆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署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

永也。公以武胄蚤開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

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在闔幕。執

旌鼓符信。以號令羣士。策名功籍。遂自千戶累陟都

闔。人以為才。居常奮厲。欲以兵革自効。今匈奴未滅

尚厯廟謨。而公適以選擇承委任。識者知其將建功

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於所用。以公之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為之用。其將有所賴而成乎。東陽少負陟岵之戚。於公之行深有感於渭陽之義。方喜邊鎮之得才。與人之獲于用也。故先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

記

冀州城重修記

修城

○丙○子○虜○變○值○雨○潦○大○至○滹○沱○不○受○溢○卑○原○皆○成○巨  
浸○虜○驚○而○止○嗚○呼○誰○謂○霖○雨○為○災○害○哉  
冀古州名也。自九州湮廢。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謂冀州者。隸真定府。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

真本澤國。杭稻皆可。種屯田而憂無水。謬矣。  
土為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衡漳諸水。每雨急水溢。渠不時洩。則城為所浸。久益圯。成化壬寅夏六月。雨水大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于南門。壞者二千二百餘丈。州人恟懼。哀泣闕不能定。莆田李君德美寔知州事。出諭民曰。吾在其母恐。惟吾所令。乃柵水畚土。囊瓦石以蔽水衝。水小却。迴薄于西門。門且壞。君露頂跣足。籲天而號。忽有棲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門。覆土下墜。若與之會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得入。乃徐決渠澮。以殺其勢。越三日而水去。民相賀。

叙得古健

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會物計費。經略既定，告于部使府長，下令于州中帥丁男五千餘人，俾就役事，斷椀榆諸木，坎而鑿之。芻土瓦甓以次而下，下廣上綢，屬于故垣，樓櫓睥睨俱崇並峙，遂嶷然爲完城焉。自是役之興，賜燠以時，未浹月而工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賴城以益安。大夫士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令者，能衛民生，捍民患，以爲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

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城所以盛民也。然則捍菑補敝之責，非守土者其誰望哉。菑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爲甚矣。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旣去，以爲河之塞不塞天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爲無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爲甚。方水之闕城而入也，非棲苴之來，雖木石填委，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

數年前徐州水患甚大

輯衆協力以爲之備。水雖少緩。未免浸淫之患。非其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蓄備患垂百歲之利哉。且城之設。非直爲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固於是乎在。歸重木根甚得大体其畿輔地。干城保障之寄。不爲不重。君之功亦豈但捍菑補敝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隄橋

文華適老大。有昌黎之風。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川廣雲貴之衝。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遮運河泊二所。凡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執事。役夫之宣教布令。商賈民庶之往來。胥此焉集。其爲地至要也。顧其西則長江奔流。衝齧無定。東則白石翟家二湖所匯。地勢卑墊。每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湖合。浩蕩掀播。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宿。陸行則巡山歷澗。迂迴三十餘里。艱阻萬狀。人甚苦之。前知岳州府眉山吳侯行驗。欲築隄構橋。以得代弗果。福清戴侯某繼守。始就二湖口。構木爲梁。頗利病涉。但冬置春設。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癸卯。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旣就緒。乃命築土爲

堤橋



隄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隄成。名曰永濟。傍夾樹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容之層山。爲橋二千。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用意○作○古○文○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

復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做規運河。甃石爲閘。于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爲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事始備。蓋始于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某月。爲工二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

依山並磯。以附市集。至是乃募民。俾自占隄築土架屋。市貨咸湊。烟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慮。隄東隰地。舊爲萑荻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藝。以頃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堰之制。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爲田壤計。鮮有專爲道塗設者。然民之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險。惟道塗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變槎居爲市集。化棄地爲膏沃。又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

好土功者不可不問也。○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有如是役亦可以興矣。○且其費必公。○出工必備。○致慮定而事動。○期尅而功集。○改聽易視而民不知。○微李侯之賢。○其曷克臻茲哉。○隄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隄也。○吳侯之志。○戴侯略施之。○李侯寔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數侯者。○異時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治河

白公本謀欲自東平與濟舉數小河引水人大宿州符離橋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開。以殺河

南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後終不行若從此謀淮無獨受之患利有十倍於小河月河者勢者也。蓋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

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彌衍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甚衆。守臣聞于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茲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導中牟之派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洩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遷。諮議既協。徧視原隰。得廢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

則河勢可殺退而稽據典籍得之書曰灘沮會同傳

曰灘即汴沮即睢今睢尚各州而宿有睢寧驛淮亦

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為睢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

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離橋見其庫不能檣舟且

水為所阨故橫不可制乃為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

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既又以其地

當驛涂為機于梁水涸則設以通輿馬又病河勢多

曲徑其折而疏之為月河者十有四為丈殆萬餘又

緣河為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沒于河者

復為良田植藝交作貿易駢集固小河之利亦月河

洩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邊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

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

百人量地授役廩食芟息老弱者稍節其力病則遣

之歸而責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三年五月望

日至八月望而成嗚呼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

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後為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

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邪。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為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塞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甚矣哉。使繼公而治者。修廢達滯。類觸而葺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漢之白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公名昂。武進人。丁丑進士。今為刑部左侍郎。

重修呂梁洪記

治河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瘳惡廉利。虎踞劔擢。陽隘陰翹。中僅可下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流。怒為奔浪。哮吼喧闐。見者皆駭愕失度。巨纜弦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瞥掠瞬送。迅不復措手。

其難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顧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闕以束藁，水至則蕩爲浮梗以去。州縣所具藁，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病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輦塊石埴壤，疊爲長隄，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不齧。又觀於東隄叢石間，民困牽輓，足不能良步，乃畚瓦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爲丈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甃爲長衢，爲丈七百九十。而梁于衢上者，三以析牽輓之壅而行者，因以爲利。呂梁之洪，歷數千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贏財，問其食，所由致，則剝載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司。勸假於漕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奏減藁束歲十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初

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隄任滿當代民交章借君又三年而東隄成君既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吾友華容劉國紀亦與君有夙昔及知徐州觀君所營作歎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克者為詳乃為說曰天地之道必賴乎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而益掌山澤佐禹治水周禮以中土為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其為制不可詳而其職固在也今漕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郎官以總之利害因革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溝逆地泐水屬不理孫者則濬滌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若長慮倍力去險為夷因害以為利者詎不甚難矣哉君名瑄仲玉其字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治河

文正論水之文甚多此篇奉勅特撰且劉忠宣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一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

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

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

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為月

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

詳明

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

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為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

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

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輓石上為衡木著

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稌以埴之壩

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

可引纜實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

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

鎮名為安平賜興歲祿二十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

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為左副都御史又命

工部伐石敕內閣臣為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

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

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

宋學士嘗曰河在中原無洞庭彭蠡以為滙勢必

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毆役土石當水之

常潰可殺其流不可以力勝甚言塞之不宐

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

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䟽之。顧其䟽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畝克副之。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掃築堰。垂

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闐。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蓋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艱。脩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爲而不爲。彼宦成之怠。交成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爲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

○亦○自○得○立○言○之○体○



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堤，竇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為明命。按工始于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萬有奇。糶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為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遷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進秩增祿者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疏

應詔陳言疏

陳言經傳

此疏係文正本集所無別按得之經筵時所上  
近奉勅諭以久旱求言，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職在

孝宗書也

講筵，不閑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執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辭奧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于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為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慚飽食。臣之瘵曠實又過之。近臣于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內，輪侍日講，亦曰

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端，切于君心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徹。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覩。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由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于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治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

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安；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覽觀。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爲道旁作舍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栽桑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徒費貨財，復傷治體。請斷自今日。凡事閑祈禱，假經呪以干賞賚者，并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

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慎重遊宴，調節飲食，每朝謁兩宮，裁決庶政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代溫書，以俟秋涼，仍舊講讀，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舉而措之，無不得其當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覽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或不敷于坐派，停止之詔，或遽移于陳請，使其精力消憊，志氣摧頽，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陛下愍其勤勞，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儉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爲名，恐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旣降，秋氣稍涼，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仍照往年詔旨，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畧不入滂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執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艸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洎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廠、林木已空，漸出閔外一二百里。其他賦役，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間、臺省之內，何以知之。而況于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于田賦，買辦之使，亟于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

過于侵剝，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洞見其情，降旨切責，然後買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利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與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本根。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

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蓋將爲萬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上警天心。下憫民病。凡羣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過分寸之益。惟陛下下一轉移幹。運閭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若限數借撥。量價糶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議行。漕運官借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日。

扣計後船。于臨清等處水次倉分納。令收糧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爲糶本。以俟來年豐熟。量價糶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亦不爲晚。惟在糶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則朝廷豈靳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之期哉。况運舟後至者。多由軍衛貧窘。力不能前。歲歲稽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爲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

藩王執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  
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訖訟之牒纏綿歲年  
寃號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旣眾豈地有遺利凡以  
空閒爲請者皆欺也 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

投獻者謫爵相仍而陳請者終于得地歲復一歲何  
時而已臣願自今已後除官有籍冊者上俟處分其  
稱爲空閒輒乞管業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効則投  
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囂鬪

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蠻賊截途總兵方面等官橫  
被戕害因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羣行坐致  
奔潰不聞有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實亦教養失道  
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執所繫非  
輕今賊執方張散滿山谷攻圍州縣占據村落版圖  
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  
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土兵尚  
皆可用惟糧爲乏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請下巡  
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審計折價務使有

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過二三分，禁例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旣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歿。補立卷案，旁引鑿証，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于是箠人重者爲能吏，

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

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治，莫有大于此者。假令以一

時之暫，今犯人自真，亦外惟畏笞耳，此亦法之不平也。一二人之少，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

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今故

勘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

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

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已往不究外，自今

以後，凡拷訊輕罪，卽時至歿，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

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歿不實者，醫

證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為過亦可以為死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賢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為德愈大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事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者次第敘遷如林俊者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頌聖德皆以為堯舜復出

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礪宜加技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必有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為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人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既復數人于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于後以答群臣之請以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上未必是，下未必非，但朝廷紀綱所在，寧有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小誤不可大紊也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况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讐忿，故為誣讖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

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于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議于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小有遺悞，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

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五



華亭

徐孚遠 閻公 陳子龍 臥子

編輯

宋徵璧 上木

顧開雍 偉南

李 雯 舒章 叅閱

韓襄毅集

記

韓 雍

聚落新城記

大同聚落城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立言垂訓之意。蓋欲君人者必高城深池以固

其封守、豫備警戒，以防其外患，不然廢弛怠荒，而患隨以生，防守亦難矣。大同古雲中郡，西北之重鎮，京師之藩籬也。而聚落去大同二舍許，居人叢集，密邇狄境，有驛傳而無城郭，往來虜寇充斥，少壯者奔伏草莽，鮮或能全，老稚女婦，歿於鋒鏑，辱于驅逐者多矣。而驛吏騎卒，亦皆竄匿四馳，因之聲援不通道，路梗塞，虜雖遁去，莫敢遽歸，產破而業荒，君子惜之。天順庚辰秋，巡撫右副都御史大梁王公宇，請于朝，謀築斯城，既而公以憂去，雍代之，而鎮守太監王公春，摠兵官彰武伯楊公信，俱自延綏徙鎮于茲，廼相與謀曰：是果有益于邊計之大者，盍共成之。副摠兵都督同知曹公安，守備中貴阮公，阿山羅公，副摠督糧儲地官郎中羅君紳，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亦皆力贊，遂上其事，得請而興工焉。余與羣公躬履其地，相厥地形，布立方位，依山而帶水，于是伐材鳩工，作城周六百丈，高三丈一尺，作樓按卦位，以便瞭望，作門扁其東曰鎮安，西曰懷遠，而復環以深隍，注以流泉，巖整固密，屹然一形勝之區，經始于辛巳二月二十

七日落成于是歲八月十六日既成益兵卒以嚴戍守積芻餉以備警急于是戍卒更夫比屋居止芻牧種植以便以安卒然患生亦足防守道路無梗塞之虞驛使得寢處之安誠于邊計大益也衆率謂雍宜有言以記其成雍仰惟聖天子在位道隆化洽超卓萬古覆載之間有生之衆罔不革心傾向惟是北虜雖犬羊之性亦率皆畏威懷德稱臣奉貢弗敢違越茲復從臣下之請以城斯城真安不忘危之盛心况太監公歷事累朝屢長邊境練達老成才望素著

楊公乃穎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略家傳勇而有謀卓然爲當時名將之稱首而同事諸公又皆同心協謀拳拳焉以奉宣威德弭除邊患爲事宜其克副聖心而成功之速也昔周之聖王命大將南仲城彼朔方詩人咏之曰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蓋美其命將得人城守之功成而夷狄之難除也今斯城雖小實當大同之衝使大同羽翼壯而屏翰固而鎮守摠兵諸公又皆得人若此繼今以往吾知陰山瀚海之北益皆革心向化相引來歸聖天子永無西顧之憂必

矣。惟諸公慎終知始，兵政益修，邊備益嚴，以無負萬里長城之托，是所望也。用記之以紀歲月，且為同志勸。

總府開設記

兩廣制府

兩廣抱督之置起自韓公公之威名至今猶赫赫  
兩廣古百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倡亂，代不能無。置將分闔，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立，國朝洪武

初，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

制。而兩廣總鎮總兵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

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于朝，以爲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時艱。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摠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銳掛征蠻將軍印，充摠兵官，鎮守兩廣。同開摠府于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摠兵

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克副摠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克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克參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于總府。皆宸斷也。惟茲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匯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摠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閱晦千萬年，而一旦顯于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歟。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

義爲治。今天子繼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  
征不庭，罔不賓服，而復大顯神謨，命官開府于茲，合  
天心，光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  
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惟一，而規畫大同，以我  
堂堂仁義之師，坐鎮于中，四顧蠻夷，殘孽向彼，而撫  
治之，彼將日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  
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歸。唐  
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于斯見乎？雖然，聖天子  
寵異臣下，而付托至重，其重望固在于此，臣子感激  
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  
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葦皆當勉焉。  
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粵之堂。後作亭曰同心，  
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于六年四月二十六  
日，落成于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  
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韜畧  
家傳，卓有將才，皆名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翫開府  
抑何幸與。

序

聖書錄序

山西贊理

聖書錄錄吾友葉公與中景泰中在邊鎮時與其同事之臣其奉之勅諭并其所受之勅命也國家以儒術安天下凡方鎮之間必參用儒臣錫之以綸綍之華付之以責任之重使其專經略謹節制以圖克濟厥事然非有文武之長才忠義之大節者亦不輕用故用之而多效若與中是已與中初舉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尋陞都給事中以深沉英毅之資端方廉介之操而濟之以該博純正之學故運之為謀猷慎密

而弘遠發之于事為果敢而勇決正色立朝事所當

言者蹇蹇諤諤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家直聲流傳海

內敬仰受勅褒嘉推封及親人咸以公輔期之維時

邊方多事而獨石馬營諸城孤懸東北尤為要害廷

議以與中為山西叅政賜之聖書往贊軍事自後凡

聖書下軍中者事無鉅細必及與中所錄者是已時

他鎮督理叅贊皆為都臺之官獨與中外職若難于

為而與中處之有道區畫措置之有方撫綏禁防之

有法故將吏輯睦卒伍精練戎器銳整城堡墩隘之

是時獨石已淪棄矣自文莊始復故先敘此

以行省官任叅贊重事亦異典也故載之



屬罔不完固。他如廣屯儲興學政。表節義之類。良法美政。不能具紀。境內豐樂。邊塵不驚。越四載以憂去。人至于今。若慕慈母。天順初。朝廷以兩廣地大民衆。難于撫巡。特起與中進位都臺。往兼二鎮。其所建宏勳鉅烈。未能悉數。異時進登台輔。秉樞軸。握化機。責任以天下之重。又不止如所錄而已。若與中者。誠不愧所學。無負朝廷。有光于吾鄉也。吾鄉古今代不乏賢。遠者不暇論。若范文正之在當時。其所存所行。雖屢出安邊。卒登柄用。先民稱其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千載之下。猶景仰羨慕之不已。與中當思所以企齊焉。敢以此復與中。且以自勉。

送胡共之方伯之任四川序

四川左轄

正統中。余與胡君共之一時入臺爲御史。時陳僖敏公掌臺事。待余二人加厚。俾掌三法司十三道讞獄之奏書。予與共之日恭事。每四鼓待漏。聯步入朝。朝罷出則聯騎入臺。暮則同散歸。間訪故舊。亦未嘗不同往返。如是者三載。共之勤敏詳慎。凡斟酌法律。討論詞章。煅煉精審。長益余良多。後予累出使。比還。與

共之皆外補未幾予進官都臺後與共之皆升沉轉  
遷不一十數年間不過一再會會則未嘗不傾倒話

舊也成化改元秋予奉命有事兩廣時共之為右布

政廣西入疆聞其廉公仁恕之譽洋溢遠邇因即禮

臺時人稱其貴倨即此亦可見

致幕下凡行師機宜多與共之計共之出奇獻謀雅

相契合用致肅清大憝奠安南服而凡區畫軍資賞

犒之費驗訊獻馘俘擄之煩一付之共之用周事集

而全活甚多有功軍中非淺淺也時余與監軍總戎

上共之功蹟于朝謂可膺峻擢當大用固已簡在

帝心中外士大夫期共之進六卿登臺憲非一日矣

今數載始獲一轉左而又道險途去他邦凡廣西兵

民老稚文武僚屬生徒吏胥聞之皆流涕日數千人

詣臺下乞留共之不置摠鎮鎮守摠兵諸公巡按三

司皆請余入奏予難之曰君子之視天下一其心而

不偏視其民廣西之民得共之固終惠矣然蠻夷已

平臨以重鎮民猶易治也四川天下險地自所司乖

于撫制趙賊憤起民皆煽動勞師數載始克平一而

既○裁○去○摠○鎮○即○此○事○皆○取○

反側未安者猶或有焉今朝廷裁去摠兵巡撫大臣

○次○左○轄○亦○異○事○也○故○載○之

而以共之為左布政臨之豈非亂後之民休養生息必得安靜出羣之才以專付之與執政論薦之公聖天子簡任之明與將來付托之重諒有在也廣西安能私共之哉共之往焉施其平昔欲有為而不能專之抱負以大安川蜀之民俾朝廷無西顧之憂荆楚江東無上游之慮經畧中原分奠九州者無顧此遺彼之患則功益茂而譽益彰終必移一方之惠以惠天下四川亦安能私共之哉予所歎然者與共之相知極深而先登有年力未能引之同升視其去不能不汗顏耳眾皆曰然遂相與餞之小江驛而書以壯其行

送李咸章還京詩序

薦舉

今聖天子嗣大統網羅英賢作新士氣首詔天下守令各舉懷材抱德之士于其鄉貢諸吏部而試用之于是吉安郡守以泰和李咸章應詔以聞咸章處州太守之子今少保大學士陳先生之婿也承家庭之訓有年矣讀書績文履道植行孝及稱于家義讓稱于鄉鄉人化之勃勃起時名斯舉也人皆以為宜

既天官覈實其行進試內廷敷陳條答數千百言足

存舉人材復用廷對甲乙之

試事春官去年冬奉使

以裨益時政遂哀然擢高第

嶺南便道故鄉茲竣事還京與予邂逅江浦即之温

然叩之鏘然大非流輩所能及信乎有司之舉明天

官之試公而家庭之訓有驗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

焉取斯夫體諸身者謂之德見于事者謂之才朝廷

以此舉士士以此進豈直美其名以為仕進之階固

將望有其實以為致理之具焉然古者才德為一而

後世為二兼之者恆鮮士既以此進當以古大賢君

子自期進進不已使名實相符隨施而宜可也譬之

馬焉駕鸞輿屬車清道而行因稱調良之驥至于用

之戰陳施之較獵非絕塵駿足不足取勝而獲多是

知二者固不可不兼然驥之可稱則以德不以力也

往哉咸章駸駸顯融矣古大賢君子未必皆出于科

目亦未有不可企及者在士之立志何如耳况少保

先生之道德功業文章譽望聖天子之所倚毘百

辟之所承式海內元元之所仰戴卓然冠世之大賢

君子也凡縉紳士夫聞下風望餘光者莫不感發興

起而出其門者，皆黽勉盡瘁，求以償其知遇而無玷。又況其家之子，壻當何如耶？免旃咸章，上論古人若李沆之風範端凝，若李諗之苦學奉親，皆以德而顯者也。又若李漢之文章無玷于昌黎，此皆咸章之先世也。勉之庶乎其可也。

疏

斷藤峽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輩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譴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許自中糞。即使文傳武獄，亦且稱屈有詞。况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

若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宄。墾辟菑畲。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上而有餘。治盜於旣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里。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今部下土人李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叅行伍。亦効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

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駟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獠人。與徭異黨。洪武初。獠首覃福。

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徭莫不提刃而起。為官軍應援。臣以為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為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為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唐允諧尹季  
 陶方燦星若叅閱

姚文敏公集

疏 姚夔

陵廟事第一疏 慈懿合葬祈廟

我朝列聖自 憲廟以前俱係 中宮所生故以前  
 仰惟 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  
 無 二太后未有故事是舉也 部 臣持之于外閣 臣  
 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為 慈懿皇太后蓋 先

彭公開曉于內事竟如祀一憲廟亦深獎閣部之忠  
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

後世廟簡前朝遺事又復嘉嘆  
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已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

宜奉 梓宮祔於 裕陵、奉 神主祔於 太廟、此

古今不易之理、亦 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

初心也、今聞 聖命欲別卜葬地、臣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 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當與 先帝同尊於 陵廟、似嫌二后並配、非本

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 陵廟之制亦

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考之前代、一帝

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

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

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

文、高出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

宸妃為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

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

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

后、晉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

若 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揜前



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所深願也、但臣識見愚昧、未敢以爲至當、伏望皇上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所言、下於禮部、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具題奉旨、欽遵、會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

先帝眷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所尊、而有慈懿之徽稱、復推崇於所親、而上皇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曉然皆知、皇上克體先帝初心、以爲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爲大行慈懿皇太后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嘗備達愚誠、未蒙允荅、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爲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慈懿皇太后、以先帝之后、實皇上所尊事者、皇

太后以 皇上之母。實 先帝所眷厚者。情無間然。事同一體。人心天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葬祭與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於 英宗睿皇帝 裕陵合葬。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祔 廟。允合天下萬世至公之論。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伏乞 既然。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以昭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

陵廟事第二疏

慈懿合葬祔廟

該本部會同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窒碍。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 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 母后之命。堯舜孝弟。

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皇上有祖宗之天下。謹守祖宗

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

夫婦各有倫序。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

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葵榭廟之禮。

祖宗之成法也。而皇上重以母后之命。而或

置疑其間。尚有未盡。臣等以為祖宗成法。天下臣

民不敢違也。而先皇帝與母后繫屬祖宗之

後。尤不敢違。先皇帝與母后不敢違也。而皇

上為先皇帝與母后之子。為祖宗列聖繼世

承祧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稍不合宜。非先

皇帝之心。是進規母后是正本之言母后之德未盡。皇上之孝未至。寧

獨安乎。母后者。先皇帝之所在。先皇帝者

祖宗之所在。母后與皇上之所以盡心於先

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祖宗也。皇上之所以盡

心於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先皇帝也。即所

以致孝於母后也。使母后於祖宗有賢名。

皇上之孝孰大焉。使母后於祖宗有他議。皇

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為  
 及此則曰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號泣隨之。在  
 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為  
 尊無二上。曰處親以六義。在  
 皇上處之而已。大抵  
 母后之命固所當重。而  
 祖宗之命尤當重。母  
 后之命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  
 皇  
 上念之處之而已。

陵廟事第三疏

慈懿合葬附廟

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

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 裕陵 神主於 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欽此議得今 大行慈

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

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 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

等因覆奏未賜 允納者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

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亡則人心

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

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烏可

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為皇后正位六

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旣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旣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

順承 毋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論。易為轉移耳。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

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

以義正之。 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

色。益加至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兩無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

夫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 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地。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 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尊。 慈懿先入 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

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今日

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祔

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

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

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

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

合附會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

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

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

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

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

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

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

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

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

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

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

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

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當時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晉漢高祖閣諸公語內臣以群臣當合詞慟哭以請請而不得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則去位空國內臣以啓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論也皇太后，決從眾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英皇歆享於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

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夷情疏

哈密嗣守

看得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繼絕，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邊境，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為西域藩捍，緣國無其主，眾叛親離，其王母一婦人，流離困苦，新復境土，國人控訴再三，情實哀切，無非欲仗朝廷威靈，選擇一人，賜與各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設使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為邊境之憂，抑且失懷柔之禮。會同府部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蕞爾小夷，朝廷設置衛分已久，今嗣守乏人，控訴哀切，義不可不為。



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甥嘗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為至親於人望為重宜其為彼眾所信服但王母奏保的確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毋雜法兒等既合辭奏報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一級重其名號請勅一道假以威權另鑄哈密衛銅印一顆俾其收佩故議另鑄銅印銅印所以輕之也行用上以輔佐王母下以管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為王母所信托為國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人之體宜從王母并合國人民奏請定奪仍請勅一道曉諭

王母努溫答失俾知 朝廷矜恤之意如此則邊夷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捷音事疏

朝鮮攻建夷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宣城伯衛穎等奏准朝鮮國咨差陪臣吏曹叅判高台弼等送到生擒建州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畜到職除將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牛隻給軍屯種等因具題節奉聖旨待朝鮮使臣至日來說欽此欽遵又該朝鮮國王李瑒奏稱先奉勅諭該建州三衛董

山等本以番臣世受朝恩近者陽爲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信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王宜閉絕關隘使彼奔遁無所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與我軍遙相應援伺便而蹙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樹勲名時不可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中樞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啓據康純

呈於成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分道而進本月二十九日攻建州東北溱猪江李滿住等所居諸寨三十日攻兀彌府諸寨廝殺斬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把肥刺等二百八十六級生擒滿住古納哈妻等男婦共二十三名口及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衛男婦七名口回還備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畜等件另送遼東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報使臣高台弼等到京開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國王并差來使臣宜

從厚賞賜，還着禮部計議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撫馭外夷，因其效勞而嘉賚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國王李瑒，能奉勅出兵，以助我師，剿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不厚加賞賜，合無國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兩，差來吏曹參判高台彌，賞綵段四表裏，絹五疋，織金紵絲衣一套，書狀通事趙秤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從人李承義等八名，每人賞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得中樞府知事等官康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官員，亦當賞賚，合無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兩，所據給賜國王，并領兵綵段銀兩，行移翰林院請勅，選行人司官一員，齎捧前去，本國給賜獎諭，以酬其勞。

進貢疏

西番進貢事宜

禮部為進貢事，照得陝西番人番僧，內外雜處不一，如中國番僧在西岷等處寺院住坐，外夷番僧在烏思藏等處居住，番人有附近西洮河岷等處寄居，辦納茶馬，號為熟番者，有遠離疊縣等處，不入版圖，自

成熟成熟者不可耕定原定原額當隨宜制之行力耕火種號為生番者今皆無問遠近效勞進貢

乃尊敬 朝廷向慕中國即古四夷咸賓之意但數

內有本處寺院番僧土僧詐作烏思藏等處者有認

納茶馬熟番詐稱外處生番者甚至有逃軍逃囚及

當地人戶托名混同赴京者及有所在無知軍民或

將瘦損馬匹投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似此奸弊

多端難以條分縷悉若不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時

賞賚之有節起送之有定數則內外真偽實難分別

非但虛費府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眾深為未

所有禁約事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巡等官公同計議

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番漢榜文仰陝西布政司翻

刊轉發通行張掛遵守施行等因具題奉旨欽此今

將申明禁約事例開列如左

一西寧河縣鞏昌洮岷等處瞿曇崇發等寺住坐番

僧一依天順七年欽奉詔書事例每寺許許四五人年

終遇大節一次赴京朝貢不得違越

一外夷疊州等處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

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轉止

將爲首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起送赴京、其餘跟隨番僧番人、勞以十日口糧、在邊倉支給、俱省令回族回寺、務須察其虛冒、不許復蹈前弊、及夾帶別族之人、混開輾數、

一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安插停當、不許生事羅織、遇有進貢方物、會同整飭邊務副使、看驗封記、并將發名數、通行呈報陝西鎮巡等官知會、如有不聽邊方守備官員約束、仍舊過多、并裝載私已貨物變賣者、候各夷到京北驛、查審得實、諭以禁例、一體

減退發回、止依前數起送、其私物貨給還本人、不許官軍裝載、若有逃軍逃囚、及當地土人、并所在軍民人等、投托進貢者、就便拏問、監候奏請區處、

一所貢馬匹、解送陝西布政司、查照三邊缺馬官軍給與騎操、不許似前容留在衛、致無稽考、其守備等官、仍前將選驗等第、明白造冊、轉送該部、查照關給賞賜、上中等馬、給與綵段、下馬給與鈔貫、盔甲佛像之類、聽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內、備有方物、該賞綵

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為蓄番僧番人，帶回到衛，著令守備并副使等官，拘取原主給領。若是守備等官及用事人等，徇情縱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將帶綵段鈔絹之類侵用，致損夷人者，並聽巡按及按察司官訪察劾舉拏問。

一烏思藏等處邊夷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徐允貞麗冲叅閱

郭定襄忠武侯奏疏

疏

郭登

兵事疏

備邊

史稱郭定襄之守大同，廉而有謀，至其詩歌，矜然用兵之法，雖千變萬化，不出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多與文武才也。

方以悞之而已，然兵勢有強弱，人心有勇怯，弱不可

以敵強怯不可以勝勇。倘能度我之勢，酌彼之情，審進退趨避之宜，察可否攻取之利，則料敵制勝之功，雖不中不遠矣。比者我師屢挫，虜勢方張，較其利鈍，誠難爲敵。臣愚以爲今日之勢，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力爭。其紫荆等關隘，及前日賊所經道路，精選識達事情之人，率領驍勇敢死之輩，登高據險，晝夜瞭望。賊行遲速，多寡，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鄉村，積柴架砲，使烽烟相望，聲勢相接。仍列候騎傳遞邊情。賊小至則舉一烽，一砲；大至則舉三

烽，三砲。郊居人畜悉斂入城。京軍分爲數處，近城四角，以逸待勞，堅壁固守。彼雖百端挑釁，絕勿與之交鋒。示以安閒，養吾精銳。多張旗幟，振揚威武。或夜半舉砲，似欲劫營；或白日鳴鼓，似欲出戰。彼動我休，彼勞我逸，使彼不能窺我之虛實，亦安敢蔑我堂堂之陣。凜凜之威，而深入寇抄也哉。彼旣欲攻不得，求戰不能。人有倦心，馬無美草。雖無敗軍殺將之虞，必有鈍兵挫銳之咎。不出旬日，自當走矣。然後另選精騎，或邀于險，或躡其後，可擊則擊，勿求倖勝。務出萬全。

蓋夷狄之性。貪而好利。得之則志驕氣盈。不得則心灰意阻。業已空還。必難再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上偏箱車式疏

車制

大同地居邊塞。虜酋不時出沒。軍民艱於樵採。臣等輒出鄙見。模效古製。造為偏廂車。用以防護軍民。其車轅長一丈三尺。前後橫轅濶九尺。高七尺五寸。廂用薄板。各留置鏡之孔。輪軸如民間二樣輕車。其出則左右兩廂次第聯絡。前後兩頭轅軫相依。各用鈎

定義。是。有。巧。思。如。以。已。意。制。攬。地。能。飛。天。網。等。工。

雲。中。大。獲。其。利。不。特。偏。箱。車。也。

鑲。互相牽搭。紉布為幕。舒卷隨宜。每車上插小黃旗以壯軍威。仍載脫卸鹿角二。長一丈三尺。遇止離車十五步外。鈎連為外藩。每車用神鎗二人。銅礮一人。鎗手二人。強弓一人。牌手二人。長刀二人。通用甲士十人。無事則輪流推挽。有事則齊力防衛。衣糧器械皆具車內。遇賊來攻。勢有可乘。則開壁出戰。勢或未便。則堅壁固守。外用常車載大小各樣將軍鏡。每方五座。共二十座。每座用推挽及藥匠十二人。共二百四十人。其馬步官軍。或一千。或二千。以為出哨策應。



轉輸樵採之人。皆處圍中。又置一四輪車。高一丈二尺。別用木梯接高一丈五尺有奇。上列五色旗。視其方有賊。以其方旗招呼。聽鼓而進。聞金而止。然必相度地形。斟酌進退。行如長蛇。首尾俱至。止為方域。四壁堅合。守已制人。似為可用。敢以其式進呈。乞勅在廷大臣議其可否而行止之。

請更換都御史疏

邊方贊理

御御史為贊理總兵之官可聽更制今則聽督撫  
左都御史沈固在邊年久。法令不行。致邊城經收草糧官吏大肆奸貪。以灰土插和米麥。軍士啼飢號寒。節制此法亦不可行矣。然使有才如定襄。即使專

無所投訴。乞別選廉明剛正之人以代固。臣竊見禮部尚書楊寧。河南左布政使年富。皆足勝其任。乞勅廷臣會議。選委一員授職來此。與臣同心整理邊務。庶克有濟。

軍務疏

軍務

一增騎兵。今近京衛分保定真定等三十四處。遠者不過千里。近者三五百里。分班上操。共五萬六百餘員名。各軍戶下多有餘丁。乞差文武大臣。并科道臣臨各衛于丁多之家。選一丁壯健者為馬軍。優免二

丁津貼給與中上馬匹并軍裝什物委總兵官都督御史專一往來提督就彼差操不必輪班赴京仍于本衛推舉指揮一二員陞職把總降下戰陣圖式俾之悉遵京營號令每三九月一次令把總官率領赴京比較不出十日遣還仍令科道官暗行訪察有縱私者懲治之則近畿可得精騎數萬一整步伍每見官軍出征分派有司備車以爲齎載而各營軍士亦昇鹿角隨之以行人民不勝勞擾軍士先受疲弊今擬每步隊製造人推小車六輛比今街市所用者稍

加寬大每輪可載九人資裝止用二人推輓其七人散行更番相代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上以鐵索鈎連下立木椿支柱車前張布爲盾畫爲猊首遠望則如城壘近攻以固人心一舊例每隊五十五人弓箭手三十叉鎗手各十旗鎗手三人各具腰刀一今隊伍中軍器自取便利請復舊制而增損之步隊用神鎗手十牌刀手各五藥箭強弩手十司神砲及昇火藥者八雜用者七自古長技無過強弓勁弩近來營陣止有弓而無弩夫弩之爲器自古以爲中國長技其

比弓爲易。每隊仍用藥箭強弩手以復古制。一舉將才。今武臣中定西侯蔣琬彰武伯楊信修武伯沈煜。遂安伯陳韶皆年富力强才識可取。馴致老成必爲偉器。其次有如守涼州都指揮趙英。肅州署都指揮王裕。漕運叅將都指揮袁佑。陝西都指揮林盛。仇勝。馬昭。或屢經戰陣。或久任邊方。或知夷情虛實。或識兵家利鈍。乞勅多官計議。將琬等量加陞擢。或管府事。或典戎機。卒有緩急。使之防禦。仍勅在廷文武大臣。各舉所知。如非其人。連坐舉主。一去姦民。大盜之起。常隱於小姦。小姦不除。必至于大盜。今有不逞之徒。農不能力。勤稼穡。商不能懋遷。有無。士不能習句讀。工不能精技藝。依憑佛教。假名善友。繪畫無形質之像。講說無根抵之言。愚人易惑而難曉。邪說易入而樂從。男女聚觀。蠱惑人心。致使軍士習于見聞。溺于流俗。手執干戈。而口誦經呪。一人唱佛。衆人齊和。有酸楚悽惋之聲。無剛強敢勇之志。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輩爲之。乞行禁約。以作士氣。以除姦人。

營務疏

京營

神機營原有一十六司其各司兵伍多寡不同指揮  
 蕭英司二千七百人，都指揮祁昇司僅九百人，諸司  
 亦各不齊，且各衛士卒，有一衛分隸十數處者，凡遇  
 征調工作，請給軍需籍記名目，未免參錯，事無統一，  
 今欲以京衛官軍分隸諸司，頭撥一千一百餘人，次  
 撥九百餘人，其該屬衛分，各令歸併一處，軍多者一  
 衛分在兩司，或三司，軍少者或一衛，或二三衛，攢在  
 一司，就令本衛官員總領隊伍，又有原設前後二層  
 刀手牌手相參布列，亦為未便，令以刀手作一層，牌  
 手作一層，及將強弩一萬張，分與正伍人數收執，待  
 其放演鎗銃事畢，及其餘不當牌者，令其輪流操放，  
 別選頭撥壯士，專一教習騎射，遇警與正伍馬隊神  
 鎗相兼出戰。

奏八事疏

復辟新政

一自古人君即位，必待踰年，然後改元，此以卑承尊  
定表大同城上之語同於于忠肅此疏曲意新  
朝以留免嫌然其論亦當  
 之義也，切思 皇上以尊臨卑，若復紀景泰之年，何

以新天下之觀聽，伏請建元以隆萬年之統，就于本  
 日建立東宮，其餘皇子當封王者，亦乞封建以崇本

支藩輔之盛二曰崇德報功古今不易之典也左都御史楊善嘗奉迎車駕不避艱危知有主而不知有身其回天轉日之功亘古無比乞將善陞以公侯之爵榮以師保之位三曰兵部總督兵政當選委名望

其任臣見靖遠伯王驥年壽雖高精神猶

健乞量加遷擢兼領兵部四曰各營馬步官軍雖現有總兵等官管領臣見安遠侯柳溥右都督張軌俱性資剛直人皆敬服乞將溥取回軌量陞爵又會昌伯孫繼宗忠厚醇實沉靜有爲乞量加陞擢令與溥

軌同管軍馬五曰錦衣衛係爪牙之官乞將本衛百戶袁彬陞授指揮管事又會昌伯弟指揮使孫顯宗係朝廷至親乞暫令與彬同管衛事以關防機密六曰自古直言之臣求利於國而不求利于身好治之君慰藉嘉賞導之使言前給事中林聰葉盛大理寺少卿廖莊御史倪敬左鼎禮部郎中章綸等皆以直言觸忤時諫乞將各官重加陞擢再選如聰等者數人授以言官如此則聖化日隆而天下治矣七曰方今四海臣民思慕聖德甚于飢渴不有非常曠蕩之

恩何以竦動天下之心以慰其歡欣鼓舞之情乞於  
詔書內寬布條章其湖廣等處征苗官軍盡數取回  
八曰臣聞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夫官苟賢矣一人  
能兼數事如其不賢雖千百爲群何補于事其各處  
總督巡撫勸農清軍修理河道僨運糧儲等項添設  
官員悉行取回以除有司供給之擾精選三司及守  
令官員親理庶政以仁愛寬和使民以清淨簡默爲  
治如此則人心自然歡悅雨暘自然時若年穀豐登  
而盜賊息矣

楊穎國武襄公奏疏

疏

楊洪

夷使疏

護封夷使

臣比奉勅同都督方政率兵護送都指揮康能指揮  
陳友及瓦剌使臣阿都赤等出野鵲關得邊報知黃  
河迤西有警臣等猶前行數程至官山議事臺與能  
等議別是日風雨晦冥瓦剌從人有不由營門行者  
門者難之其衆紛爭自誤擊一人傷其首臣等自詰  
責管隊官軍而阿都赤已知其曲在彼來謝過遂宴

會別去。今能等妄稱臣等護送不前。縱卒徒擊傷其從人至死。蒙賜勅問臣。臣敢不以實對。

邊備五事

邊備

昌平侯戰將也。然亦詳于論守。

一宣府操備哨守等項馬步官軍。止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城堡關隘一十四處。內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新開堡野狐嶺關毘為要害。其餘白羊口等六堡。實非要地。乞歸併以便戍守。一柴溝堡地近萬全。却調宣府等衛官軍守備。其宣府城所領官軍。却又調自萬全等衛。彼此兩不便。乞依地方對換。一柴溝堡調

來備禦官軍。其芻糧仍于本衛支給。往來道途。動經

旬月。乞于柴溝立倉。就令山西民運糧輸納。或給銀

收糴。或召商中。蓋庶免軍士奔走負戴之勞。而亦不

妨戍守。一守邊軍器。惟火器最要。朝廷恐其傳習者

多。不許邊方自造。然京庫關領者。多有不堪。而臣前

在獨石。亦蒙朝廷許以自造。乞如前例。自造應用。一

宣府沿邊。臣躬行相度。其間墩臺濶遠者。擇地添設。

古路窄狹者。用石砌塞。地勢平坦者。寘門關鎖。無事

則巡邏出入。有警則發兵策應。

言四事疏

軍政

一申軍令。臣以為為將之道。在乎號令嚴明。則兵之  
 畏將。畏過如畏敵。孫子所謂可以使之赴水火是也。  
 乞賜總督軍務少保于謙以將權。俾軍士知所以畏  
 令。一選軍操練。臣見在京教場德勝安定門外兩處  
 軍士。自城南至者。往回三十餘里。操練時少走路時  
 多。宜於九門外各設教場。將官軍選過精壯一等。輒  
 弱一等。糧數揀能幹慣戰都指揮分領。常時操練。臣  
 等時去比較弓馬。倘或有警調用。則管軍者知愛其

軍。為軍者知聽其令。一成造軍器。臣見在京操備官  
 軍數多。盔甲器械數少。乞勅工部移文各布政司將  
 所屬州縣成造軍器匠作人等取赴本司。准該班日  
 期。着令成造。凡合用布鐵。就於各庫收貯官錢內支  
 給買辦。造完陸續送京。一樽節糧儲。臣見口外近被  
 達賊警散。來京官軍。優給紀錄者。多係老弱殘疾寡  
 婦。宜聽恐此亦非乘邊人之意回原籍。依親優給者。支與半俸。紀錄者免支  
 月糧。待出幼之時。令親管官司。起送襲職應役。

言八事疏

邊務



一懷來永寧雷家站三處當用精兵守備除原守備官軍外宜將在京官軍添募一處可用五千一千守城二千耕種二千巡哨一宣府大同等衛所屯田軍餘被賊驚散未得耕獲子粒糧草無從追徵臨城田地宜聽其耕種不許禁止一大同邊城俱少鐵以爲軍器宜於在京官庫內關領每處給十萬斤一紫荆關城低壕淺東西受敵難以備禦合於春暖土開之時移窰子口修築關隘城郭其石門峪東至白陽口直抵居庸關宜遣都督一員率領曾經修築官軍將

通行人馬道路設法砌塚一大同宣府各邊隘口甚多雖設置柵柞挑掘壕塹但恐賊人窺伺越過聞山西潞州出鐵宜令於秋糧內折辦鐵蒺藜一百萬遣人送至鴈門關俟官軍自運備用一向者虜寇入境保定等處俱無火墩所以人不得知宜於各村社立紫墩五座接至邊墩但聞舉放砲火各村隨即接應人得移入附近城中庶不失所一萬全都司所轄衛所原有餘丁編成隊伍宜令把總管隊官員如法操練以防不虞一永寧城宜令都指揮黃寧守城都指

揮張受巡哨指揮張榮提督邊墩懷來城宜令都指揮康能守城都指揮沈禮巡哨指揮朱亮提督墩臺雷家站宜令都指揮王俊守城指揮郝忠巡哨指揮汪琮提督墩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徐期生處柔叅閱

戈中丞奏疏

疏 戈 謙

恤民疏 恤民

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審知為邦之根本則栽培  
公為大理少卿數言事切直呂震等交奏其責  
直活名請罪之賴楊文貞救免 仁宗為諭羣臣  
不可以不厚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審

言事者無以謙為戒

知為民之父母。則撫育不可以不周。臣觀堯敬民事。舜勤民務。禹泣罪人。湯自罪已。文王視民如傷。二帝三王。蓋為民父母之道。故其享國多者。有至八百餘歲。降及漢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輕徭役。薄稅斂。謹節用。寡嗜欲。漢唐諸君。庶幾作民父母之義。故其享國長久。亦至三四百年。此本固邦寧之驗也。洪惟聖朝。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于凡民間之事。罔不周知。故其發號施令。未嘗不為民。是以三十餘年之間。倉廩充積。天下太平。太宗文皇帝續承大寶。恢弘

治化。南拓交趾。以廣疆宇。北討胡寇。以靖邊陲。營建北京。以固中原。其志蓋欲暫勞而永逸。事雖不同。其所以為安民之心。則一也。牧民之吏。不體朝廷仁民之意。指一科十。放富差貧。小人怙恃。愈肆愈毒。遠近視效。海內成風。致民有不得所者。皇上宸衷惻憫。蓋亦久矣。是以即位之初。即罷土木之役。以息劬瘁之民。棄苑囿。以興耕種。放鷹犬。以省膏粱。蠲逋負。以招流離。贖賣子。以全恩愛。進廉潔。退貪迂。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四海聞命。靡不歸心。其厚邦本而盡作民

父母之道。卽二帝三王。太祖高皇帝之道矣。然陛下愛民之心雖勤。而官吏貪殘之弊猶在。如洪武中笞杖之刑。各有等第。而今內外諸司。率用大棍。掠人。蓋欲使人畏懼。得以遂其奸貪。洪武中隸兵不得濫設。今都司衛所布政按察司府州縣官。多選富實之民。每員少者三五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名以軍伴。皂隸。月令辦納貨財。洪武中官員之家。不得於所部內買賣。今自都按衛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悉令弟侄子壻。于所部內。倚官挾勢。買賣借貸。十倍于

民。詔蠲二十年十二月以前柴炭等物。今有司徵歛自如。詔蠲逃民逋負糧稅。有司乃指富爲逃。欺公開豁。詔賜民年過八十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責取于民。進賀表箋。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紙筆墨函等物。皆取于民。此其誠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來之費。有司出于百姓。軍衛出于軍糧。軍民至有終歲不自給者。又如糧草有督辦者。有點發者。有部運出納者。誅求百途。費倍正數。未足公府。先滿私家。其顯而易見者。有此數事。其祕而難知者。未易悉言。

方今朝廷省事。雖無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見聞。亦豈  
 兵民之細害。苟不痛為懲戒。天下何由澄清。昔舜欲  
 平水土。必咨于衆。故得大禹使之。其績乃成。我  
 祖高皇帝于凡民務重者。必選其人而後遣之。其命  
 遣也。重其賚予。嚴其訓戒。是以人畏威懷德。而功有  
 成。陛下間命監察御史分巡外服。考覈百司。柔懦  
 者或失之姑息。剛毅者或過于勇猛。徇私昧是非之  
 公。偏聽失舉措之當。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欲得其情。  
 豈不難哉。伏願 陛下訪求大臣。或令監察御史互

於時論繡衣使者之失尚未及貪汚者於此可觀

世變

相保舉。不徇六部六科。務得廉謹老成之士。授以詢  
 察考覈之方。使繩愆糾繆。激濁揚清。其實以聞。如此  
 則官使得人。而軍自安矣。舜于九官十二牧。必咨薦  
 舉而後任。是以能致萬邦咸寧之盛。陛下誠欲官  
 使得人。宜少倣于大舜。命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  
 官。各舉所知。以為十四布政司按察司官。命各布政  
 司按察司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為所屬府州縣官。命  
 府州縣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為其所屬官。仍命監察  
 御史給事中。及在京衙門屬官。各舉所知。以備缺員。

之選或三人或五人不限名數所舉果賢及後有政績者爲已之功所舉不賢及後敗黜者爲已之過俱令書于考滿牌內則人知戒飭勉于事功而不敢爲非矣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誠得其人一人有餘不得其人雖衆不足今府州縣常員之外又有管馬之官且計一官其家少者五六口多者十餘口俸旣不足則其衣食器用僕隸之需必出于民爲害非小伏願陛下勅吏部省此官其所領馬宜以常員兼管亦寬民之一端也古者祿以代耕養廉曩因國用浩

凡官皆如此何以人貧

繁文武官吏俸給什樽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今界所儲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積者從實準與俾其父母妻子不至凍餒如是若復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貪殘于軍民者則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于國家大矣古者人君設誹謗之木下直言之詔求之惟恐不盡今陛下審見于此故屢降求言之詔惟恐羣臣不言然而猶有不盡者惟陛下致誠以來之舜承堯禪天下和平舜大聖也而禹告舜之言尤至深切禹之意誠以人君處崇高之

位其所係甚重。為臣者不敢恃其君之聖而輒已于言也。陛下天授神明，洞見幽微，敬天勤民之心，好古法。祖之誠，三代以下絕無，而今見之者也。臣輒敢以言為獻，有蓋亦竊有慕于斯義焉。伏願陛下早朝宴罷，召致廷臣，討論得失，詢察治忽，何利未興，何害未除，盜賊踪跡，何以息之，民偽日滋，何以淳之，勿恃治平之久，而忘儆戒之心，乾乾不息，日新又新，則唐虞三代之化，可計日而待矣。

上言二事疏

慎守令止買辦

其一經國理民，固以人才為本，而所係之重，尤在守令。蓋守令得人，則民受其福，而太平可興，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而風化以替。此自古所重，必審擇其人而後任之也。臣頃經北京直隸及山西陝西，其府州縣官多缺，兼今歲雨少，夏麥薄收，秋種半未入土，民心愁戚，形見容色。既無守令撫綏，而上官念慮，亦不及此。乞勅吏部公同三五大臣，于見聽選官及郎中給事中御史行人進士監生之中，選擇堪任守令者，授以郡縣之職，伏願親發玉音，丁寧戒諭，使之感恩。

畏威不敢妄爲。如此則官無暴虐之政。民免失所之憂矣。其二朝廷買辦諸色物料。有司給價十不及一。况展轉尅減。上下糜費。至于物主所得幾何。名稱買辦。無異白取。且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二。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蓋有司官顧望進退。不敢遵依時直。意謂有益于官。無患于已。然不知科派頻仍。民力不支。逃竄流離。所謂有益于官者。實所以爲官損也。所謂無患于已者。實所以爲已患也。苟不虧其價直。使民常得安生樂業。如有急需。應手辦集。始若損于官。終實益于官。始若患于已。終實便于已。較之于前。其功效相去。不啻什伯。傳曰財散則民聚。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正謂此也。臣願自今以後。欲有買辦。如果不係軍需急用之物。乞且停止。候民力完實。年穀豐稔。然後派買。實爲民便。民便則國安。國安則天下無事。而致治之道可馴致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九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占

吳嘉胤繩如叅閱

葉文莊公奏疏

疏

葉盛

軍務疏

天津旗甲

題為軍務事訪得南京取到軍器數多俱在天津停貯即今拒守官軍見缺軍器城南雖聞有賊出沒終

非大衆，乞勅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計議，於在城無  
 衣甲官軍，選取二二三萬，委的當頭目指揮三四員，乘  
 夜徑往天津。將前項軍器披執，就揚旗幟，號稱援兵。  
 直抵城下，會合劄營，以張軍威，不惟可以震懾賊徒，  
 而器械亦得實用。謹題。

緊急饋餉疏

餉軍

題爲緊急饋餉事。臣聞行軍之際，糧料爲急務。近者  
 皇上俯念軍士，命光祿寺整理麩炒，分送各營，羣情  
 感激，無不思報。今訪得各營雖有運到糧草，緣軍士  
 俱各披掛，無暇炊爨，坐視糧豆，不得食用，實爲可矜。  
 乞勅光祿寺并五城兵馬司官，多方設法，將米豆蒸  
 熟，坐派軍餘夫甲，每日分送各營。戶部仍差能幹郎  
 中等官，躬親提督給散，務俾人沾實惠，以養銳氣，以  
 圖成功。謹題。

軍務疏

北虜請和

題爲軍務事。邇者逆賊不道，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  
 溢，自以其鋒爲不可當，賊首也。先逼脇其王脫脫不  
 花，擁我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荊

關一從鰲峪山排榻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也先不約而請和

無故而自屈勤倦懇切至於再三奉我以後太上皇甲上皇還宮

竟送歸然此時尚有邀挾此言屬虛聲也

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

莫大之幸也然臣等聞劣竊以為逆賊奸險狡譎至

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二曰示怯比

聞逆賊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遭

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也而

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

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爾陽為善意送駕回京多索

犒費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

不然逆賊之計必以為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上

皇為急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

以我為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

緩我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

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實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

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

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

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祇在目前。不待久也。昔宋金人

入寇。种師道奏俟困擊之。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

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

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急勅總督總兵等官。并各營大小頭目。即須十

督指于公也

分整辦軍馬。趨運糧餉。精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

重罰。以和為虛。以戰為事。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

仍四散分差。徃卒晝夜多方哨探。虜騎一或

擣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

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為雪恥復

讐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防守邊關

題為邊關緊要事。臣竊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練兵

選將。以保衛京師為本。然今日之事。尤莫若整理邊

關之為急也。蓋自虜騎奔遁之後。至今聲息未寧。且

有復來犯邊之說。然逆虜之來不來。不足問。顧我之

有備無備。何如耳。今之極邊地方。其險要所在。莫若

宣大。其切近邊關。莫要于居庸。其次紫荆。又其次倒

馬。又其次白羊。宜大不備。則虜賊經行。略無疑碍。而直抵邊關矣。邊關失嚴。則長驅直擣。有不忍言者矣。姑以往事明之。獨石馬營不棄。則上皇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居庸不守。則逆賊何以遽奔遁。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固。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此皆前事可徵。不可誣者。然禦戎之要。固在于守邊。而守邊之要。尤在于得人。得其人。則其守固。其政修。不得其人。則其備弛。其

政隳。故凡擇良將以重委託。設文臣以資叅輔。列士馬以備攻守。運糧草以供饋餉。修器械以禦衝突之數者。皆關守之要務。而尤重于所用之得人。又皆今日所急而不可以朝夕緩也。臣等竊以今日京師言之。皇上命武清侯石亨以總兵。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以總督軍務。允愜輿情。事漸就緒。近復以昌平侯楊洪。都督范廣等。分理各營。昨者復因近臣之請。以都督楊俊。都御史羅通。留京操備。其於經畫區處。至矣。以邊關言之。紫荆倒馬白羊等關口。虜賊退後。幾

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差官踏勘。尚未回報。都督顧興祖等。雖承差遣。尚未啓行。是蓋有司者奉行紆緩所致。臣知未足以稱。皇上安內攘外。汲汲遑遑之盛心也。在外惟大同以都督郭登鎮守。可謂得人。其

以後文莊出守

他天城陽和等處亦皆有人可守。獨宣府切近居庸。實關外重地。為大同一帶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天險

獨石而宣府之險復完矣

莫比。自昔必爭之地。守之者固不可無人。尤不可非其人。伏望皇上念宗社至重。以邊事為心。精選而信用之。熟思而審處之。如此則邊關充實。而賊虜寒心。中國載寧。而大舉可圖矣。

提督軍務疏

撫治流民

竊照河南鳳陽等處流民數多。而尤莫多於河南開封等府州縣。俱有流民。而尤莫多于陳州。該巡撫河南大理寺寺丞李奎等。為照前項流民。所宜設法區處。陳州流民尤宜十分加意。因見陳州衛指揮陳紀。公正老成。流土軍民皆所信服。會奏將陳紀授與都司署職。就注河南都司。及布按二司各專設官一員。與同陳紀招撫流民。太上皇帝特允所請。陞陳紀

為河南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復簡命叅議陳鑑僉事  
 劉懷各授勅諭一道令其專一管理誠為處置停當  
 經久不易之圖後又該布政使等官年富等親歷州  
 縣將前項流民盡數編成老人里甲使之各相統屬  
 不能為非陳紀等職專撫治往來無間又遇年豐穀  
 贍俱各安生樂業是皆朝廷慮事周密任用得人  
 所致今該前因臣切惟前項流民俱係山東山西江西  
 湖廣等處人民其情不一鬪爭讐殺時亦有之即今  
 雖已安靖所當愈益防範不宜稍有懈怠循常習舊

不宜少有變更况都司之事見有都指揮使夏忠管  
 理雖稱缺官自可銓補其別選指揮一節實難其人  
 又况三司堂上官員不可缺一而指揮之與方面名  
 分又不相等兼且更改勅諭未免往復煩瀆深為未  
 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令陳紀不必管理司事不許  
 將勅諭進繳照舊專一撫治流民仍令陳紀等官三  
 員今後再不許別差致妨重事庶得事無改遷民以  
 寧一伏望 皇上留意陳州之民惟明惟斷允臣所

請

慎重名爵疏

禁革援引復爵

題爲慎重名爵事。該戶部奏准許令客商人等進納草束馬匹等項給與冠帶以榮終身。臣等看得有等無恥之徒前因居官不律緣事革職爲民一槩援例在京揭借銀兩納草進馬意圖復任剝取民財以償前債近該吏部題准照依知府駱暹事例致仕此固能革其尅民償債之弊然於名爵之重尤不可不惜夫朝廷之名爵所以待天下之賢者甚不輕也革職爲民之人或任二品三品重職已蒙欽發爲民一旦

納草進馬用銀一百餘兩遂得以原職致仕腰金衣紫炫耀鄉閭視其前日罪惡泯然無跡且官至大夫秩高品貴其在任則爲庶司之法則其在鄉則爲後輩之儀刑今以冒罪之身援引客商之例致仕而還豈惟不足爲懲勸獎厲之道適足以長無耻倖進之風乞勅該部今後合無革職之人曾犯貪暴罪名及過惡深重者不許援引事例求復冠帶玷辱名爵其別項爲民官員納草進馬者止同常人一體冠帶不許以原職致仕臣等職當言路事干名爵不容自默



謹題

軍務疏

飭勵將士佐理軍務

題為軍務等事。該鎮守宣府都督紀廣等奏稱虜賊近邊等因。查得近該羣臣上言議遣使事節。該欽奉聖旨。卿等但當廣議備邊禦寇。復讐雪恥長策。軍馬如何可以戰無不勝。糧草如何可以用無不給。草茅之士尚思獻議國家政事。况國之大臣乎。卿等勉之。有以知。皇上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決修攘之計。明興復之大義。聖謨神斷。出於尋常萬萬也。

今將合言事件開坐謹題。一件飭勵將臣事項緣多事以來。軍職官員其間多有拔自行伍。或起自外藩。典握重兵。享有高爵。而侯伯等官。皇上賜之宅第。賜之弓馬。賜之金帛。衣帶賜之誥券。俾世世榮寵餘亦多。准軍功驟陞。傳及子孫。駢蕃之錫。希闊之恩。篋以加矣。其間感恩知報者固有。而孤恩負國者亦多。縱放軍士供役私門。有之。委之統領剝削科歛者。有之。荒淫沉湎。酷虐無狀者。有之。甚至奔競成風。趨諂勢要。不顧兵戎大事。忿爭失和。肆為恇怯之言。摧

皇明經世編

華文莊奏疏

飭勵將士

平露堂

于少保。京營提督等官。

沮三軍之氣。近日保傅等官。胡濙王直等所言。今日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及卽今邊防未盡修舉等語。要皆切中時病。比者各官累犯。皇上至仁。並從寬貸。誠恐各官知有朝廷之恩。不知有朝廷之威。凡事循常。全無警懼。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兵法亦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此之謂也。伏望聖慈。一如上項節次聖諭。請勅總督總兵及各營大小頭目。諭以國家今日用兵。甚非得已。蓋緣逆賊背德渝盟。近邊境。以故不特講和。按

兵秣馬。以報大讐。雪國恥。爲急務。爲將臣者。務須上體聖情。下恤軍士。勿惑和議。勿圖苟安。不可有遷延中已之思。玩歲愒日之念。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有功者賞。不吝於褒嘉。無功者罰。必嚴於誅戮。其總督大臣。亦須盡心力。以開導之。積誠意。以感動之。調合衆情。振作士氣。如有不悛。仍前倣效。及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許其同列。互相簡舉。總督大臣指實。劾奏六科十三道。官風聞糾劾。審覆是實。輕則降調。重則誅戮。則人心曉然。皆知皇上大計已決。大義

愈明。恩威並行。不事姑息。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逆賊不足平也。一件佐理軍務事。聞之軍馬用事。固賴武臣以宣力。必資文臣以督理。是以國家行師。必先總督。其次叅贊紀功。叅贊者籌畫之輔。紀功者賞罰之司。誠不可或缺也。况達賊侵犯。雲集鳥散。去來無方。不可測料。而軍馬之行。或分一枝。或當一面。故總督可以一人。而叅贊紀功。不可以一人。必位望隆重。識達軍旅者。然後可充其選。而又預備多人。庶幾臨時足用。然文臣皆書生。類多闇於武事。或者

身不慣鞍馬。目不識旗幟。一旦臨期。奏請差遣。猝然受命。鮮不憤事。孫祥趙麟。前鑒未遠。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備豫不虞。兵法亦曰。以虞事者勝。此之謂也。伏望聖明。特令吏部兵部。於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門。堂上官。除掌印正官。及年齡漸高。精力稍減者外。其餘一一具名。上聞。請旨。點選。精力強健。曉暢軍事。堪以叅贊紀功者。十數員。不妨本衙門職務。不必先加以叅贊等名目。不必令其干預軍務。止令輪流。每日朝退。或一員。或二員。隨同。

總督軍務少保于謙躬詣教場監軍操練使聞見習熟下人知識凡諸操練事體亦得與總督總兵等官商確裨益既不許猜嫌生事亦不許因循悞事一或有警承命卽行俾之叅贊紀功緩急不致有誤。

操備緊要疏

操練官舍

題爲操備緊要事訪得在京軍職官員多有弟男子孫空閑在家者其中有素習弓馬志于殺賊而不得操練者亦有懶惰好閑甘于遊蕩者一家多或五七人少者亦不下四三人括而盡之可得萬數臣等切

詳官舍出自將家多係應襲之數操練乃其本等况今聲息緊急京師守備爲重緊關用人似此官舍縱不能爲隨軍赴敵之資亦可爲上城守備之用乞勅該部通行在京各府衛所各將軍職官員之家弟男子侄年二十歲以上不係殘疾之人或甥壻等項及年未及二十歲情願操練者各各從實開報并行五城兵馬司排門挨究不許隱漏捏故作弊事發一體治罪挨報至日陸續送赴總督軍務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處點選除軟弱不堪外其

餘分撥隊伍。另作一營。隨軍操練。遇警聽候守城。把門調用。于中有願隨軍殺賊者。聽有功一體陞賞。仍與計議。每月量支口糧。庶使貧窘者樂于効力。其隨軍操練。及關支口糧。俱候寧息之日。另行奏請定奪。則官舍不至閑曠。緊急不至乏人。謹題。

資給軍儲疏

籍舖錢供軍

此亦廣資儲搜奸細之一端

題為資給軍儲事。切見京城角頭等處。停積客貨。客店塌房。蓋往年無事之日。出於一時恩賜。皆為貴近勳戚權豪勢要之家所有。究其所得客商之利。以歲

計之。何止鉅萬。加以近年客店往往容留無籍之徒。或號稱管店。或叫名小脚。倚恃權豪。虛張聲勢。於京城內外遠近去處。邀截貨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詐銀兩。打死人命。靡所不為。雖曾事發治罪。犯者接踵。臣等切詳。即今三邊聲息未寧。軍國所需方急。納馬上草。開監鬻爵。日不暇給。其前項貴近勳戚之家。高爵厚祿。富貴兼備。而又侵利于國。貽罪於人。揆之理法。實為不可。若不先為處置。不惟蠹國竭財。尤恐長奸縱惡。商旅斷絕。關係非輕。伏望聖明。特勅該部。行令

順天府將在京應有塌房除已入官外其餘不分內外貴近勲戚所有盡數查勘得出通行籍記在官本府正官督委整理該得鋪錢以備軍儲急用仍行巡視御史每季稽考收支實數如容隱弊漏訪察奏聞庶幾遏絕豪要無厭之欲且輦轂之下兇惡不萌而實足以資給軍儲之萬一謹題

申明宗成憲疏

考試軍丁生員

題為申明 祖宗成憲事伏觀 宣宗章皇帝臨御之日欽准兵部議擬軍政條例頒布中外永為遵守

近者 皇上復從兵部申明奏請通行清軍御史等

官一依軍政條例行事此誠聖朝良法美意行之久

遠而無弊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查得條例內開

故軍戶下止有人一丁充生員起解兵部奏請翰林

議之耳

院考試如有成效照例開豁軍伍若無成效仍發充

所謂得一

軍聖朝立法制例夫豈無自而然蓋在 太祖高皇

軍不如成就一人才為國之用也

帝之時有生員陳質 宣宗章皇帝太上皇帝以來

有生員李宗侃沈律張珩等俱蒙 列聖體念賢才

考試作養底于有成其後多由科目布列仕途為國

効用由此觀之。宣宗章皇帝之與皇上所行皆所以仰法。祖宗成憲甚盛德也。頃正統十三年間始有生員翟麟亦援前例蒙發補役不曾考試然亦止是一時一人事例其自太祖高皇帝以來事例及軍政條例昭然可考至今奉行近該江西吉安府生員郭源奏乞照依太祖高皇帝旨意并軍政條例考試兵部因查翟麟事例擬奏定奪蒙令補當軍役臣等欲乞聖明仍照列聖以來各生考試過已行事例及軍政條例見行事理將本生勘實送考定奪庶使成憲遵行賢才振勵謹題

壅蔽賊情疏

申報賊情

題爲壅蔽賊情事照得年來閩浙貴廣等處往往賊盜生發荼毒生靈原其所由其未生發之初多因貪官暴吏豪滑吏胥激變而成及旣生發或由州縣官員畏懼上司罪責希望寧息不卽申聞漸令滋蔓或由經該上司畏懼干已罪重隱匿不聞或由領軍官員貪功好勝粉飾欺誑動輒奏題諱言賊情且如往年福建盜發御史三司等官汪澄等推稱先經該官

員失於聞奏。近者貴州廣西賊情。貴州奏而廣西不奏。福建強賊燒劫陳寺正家。六科訪奏而福建不奏。

按實具。

難以悉舉。顯是各官不恤大計。推托隱瞞。以致賊情

○奏既使。朝廷得。以爲備。又可詳。輕重緩急。而制之。

輕重緩急。朝廷不聞。養成禍患。日甚日深。不得消弭。

此言深于兵机矣。

自非皇上中興撫運。德威神武所及。則殃民害衆。

將不止如今日已也。臣等切惟壅蔽爲患。自昔皆然。

况在賊情。尤當深慮。已往者既無所及。方來者不可

不防。臣等欲乞聖明特勅兵部。通行各處司府州縣。

及總兵鎮守領軍。殺賊撫按官處。今後一應大小賊

情。但係白晝持仗劫掠。結聚爲非。及妖書妖言。疑人

惑衆者。即時一面申達合于上司。相機督捕。不許聽

從。上司沮匿。一面隨即各另具奏。以憑酌量緩急。輕

重。照詳處置。不許似前互相蒙蔽。隱匿情詞。以致醞

釀禍患。貽患多人。如違許諸人。奏告事發。聽各該衙

門一體叅奏。拏問。治以重罪。

軍務疏

赴任條陳

題爲軍務等事。節該欽奉勅諭。獨石馬營。至長安嶺

文莊以叅政協贊軍務亦異數也然止是獨石馬

一帶。係口外緊要地方。操兵禦敵。尤貴得人。今朕以

葉文莊奏疏

赴任條陳

平露堂



爾公正有爲特命往彼協贊都督孫安整飭軍務營不及宣府全鎮故任雖重而官則仍藩司耳此

彼修築城堡操練人馬戰守長策悉聽爾與孫安等  
共同計議從宜處置事有當奏請者奏來定奪欽此  
欽遵臣惟獨石馬營等處。祖宗以來至爲緊要地  
方孤懸口外。控制北狄。第一虜衝也。比年城戍匪人  
捐棄失守。遂使朝廷有大不忍言之事。幸賴 皇上  
中興撫運。至明剛斷。用人修復。卽今已有成績。事漸  
就緒。然今日之事勢。正如垂死得瘳之人。養之以糜  
粥。衛之以參苓。猶恐病加小愈。况不以良藥投之乎。

又如破器復完。使加意捧持。尚有瑕豐。况更欲傷損  
之乎。臣本凡劣。過蒙委任。遵承勅旨。職在當言。今將  
事宜開坐奏請。乞勅該衙門詳議。可否施行。

一邊方軍中奸弊。如尅減冒支糧料。占役辦納月錢。  
科歛害軍。往年失人心。疲人力。壞邊事者。皆由于此。  
除痛加禁約外。但宣府口外。係是極邊衛分。管軍頭  
目。有犯前罪。例該降調充軍守墩哨驛者。或仍于本  
衛所。或止是酌決着役。以此小人更無遷徙之苦。無  
所忌憚。合無今後除軍人外。管軍頭目有犯前罪。如

宣府口外者，發遼東甘肅大同左右等衛所，其遼東等處有犯者，悉發開平衛庶使小人知畏法而重犯法，奸弊可以銷除。

一獨石馬營等處，曩自失守以來，田土荒蕪，狐兔之跡交道，至今聞者尚有畏心，况彼戍守之輩，多係貧

困逃移，赴食。即今雖漸修復，又值天年無收，官軍人

等，雖是懼法前來戍守，而妻男弟姪尚多寄住他處

然中間貧難困苦者固多，而懷奸觀望者亦有，若不

立法整理，終是人力不敷。極邊地方，事非細故，合

行令各城堡守備都指揮，督同親管衛所官旗各將

所管官軍，從實審勘，戶下舍人，餘丁，老幼家人等項

不拘見在未到，盡數供報姓名年甲在官，如隱匿不

報者，治以重罪。備細甘結造冊，通送提督協贊官處。

以憑親詣各屬招撫，未到者，拘取前來見在者，加意

存恤，使其盡力耕種，以期來歲收成，應襲官舍并餘

丁，如有情愿下場操練者，量與月支口糧三斗，養贍

不愿者，聽其隨任生理，幫貼軍裝，庶使下情顧戀，緩

急有人。

一邊城攻守之策。錢糧最爲急務。正統十四年。獨石馬營等處。拋棄糧料九十九萬有零。以今較之。十尚未及三四。蓋緣往時儲蓄年久。屯戍豐收。自經拋棄以來。雖是多方措置。終然轉運艱難。除行各屬將殘毀缺少倉廩等項。設法修葺外。合無將累次報中。益糧客商。該部通查。拘送提督都御史處審勘。中間有力無力。聽其轉換與人。不許賣窩私賄。但係有米之人。准與更名填結通關。庶免久占無益。及每年量撥花布折糧銀兩。再爲措置糧料。解赴獨石等處選擇官房。委官收掌。以便年例折色給散。并緩急支用。仍于來年徵收夏稅會計之時。量撥有麥去處。前來上納。以備出戰做炒支用。庶使根本固實。戰守有賴。

一在邊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中間有將所管官軍。或貪圖小利。私自放假。或營幹已事。私自役使。令其過關。并赴各處者。假以收買軍裝。取討盤纏等項。爲名。自出批帖。任情差遣。一月之內。每一官員。甚至有批差七八起。每起數十人者。全不顧念前項官軍。俱係邊城人數。妨悞操守。甚至姦詐小人。往來之間。

生事害人及變亂黑白交構是非若不關防深為未便。合無今後除各衛所文引照例出給奏事人有關文照驗外其餘內外官員一應所管官軍公幹事件並不許自出批帖俱行所在提督協贊官處斟酌審看。如此則逃亡轉移者少邊衛易于充實。一體遵守驗放如各官自出批帖出入遠去者治以重罪各處邊方恐亦不無此弊仍乞通行庶使人力少紓事體得一。

一宣府等處旗軍舊例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以後增添八斗者支九斗六斗者支七斗近俱仍照舊減支查獨石馬營等八城堡口外地方砂磧之外萬山之中居人未歉而啼飢未冬而號寒官軍十分艱苦比之宣府又自不同人所共知又况今年嚴霜早降所在無收即日燒造磚灰採打柴木一交春和便須併力儉完赤城雲州等處城堡包砌工程并增置修補各處墩臺正在用工之際不得暫時休息合無將前項八城堡旗軍仍照九斗七斗事例關支待後修復完全屯種豐收之日另行定奪庶

使飢寒濟利、邊事可圖。

一朝廷爲見獨石馬營等處，係是修復地方官軍數少，將犯罪充軍修守等項發來着役，本是良法。奈此輩畏懼邊方，縱有家小隨發者，亦多買囑所司賣放，或托故行取。隻身前來，因無顧戀繫絆，不久即便逃回。甚有鬪誘久住軍人做伴逃去，以此該管官旗加意看守伏路挨拏。見在官軍不得休息，徒爾勞人，終多逃竄。合無今後例該家小隨住充軍等項，所司務要行拘到日，審係正身，取具解人甘結牢固，責發明

白填註批文前來。兵部仍行提督協贊官處知會驗放。若有故托不到，并人批不同者，卽係賣放。將解人送問明白。編發充軍。庶使人有繫戀事有實効。

一近該兵部議擬具奏欽准，將各邊各處總兵叅將等項內外官員帶去京衛官較人等盡數發回，止留老成謹厚者三名，誠爲邊方軍民之幸。近訪得多有延緩占愆不發者，似此故違禁令，誠爲禍患未除。合無該部再爲通行催取，上緊回還，不許托故稽違。及該部該科遵守，今後如有出外，仍隨帶多人，意在朋

結心腹生事害人者，卽時劾奏，不與准理。庶使法令昭明，軍民感激。

一各邊遇有緊關聲息烟火，飛報到京，兵部議擬或請勅或差人齎文各邊知會，宣府一帶止行宣府，而獨石馬營等處，必待宣府或該府轉行，方得知聞。切獨石馬營，特出境外。若有北邊聲息，必先當知而相去宣府近二百里，山路險峻，又隔龍門衛關口，緩急之間，誠恐悞事。合無今後遇有緊關邊報，與宣府各另行遣庶使豫識敵事，事機不誤。

邊務疏

禁息流言

題爲邊務事。臣聞守窮邊者，莫急于安人心。息流言

可見收復窮邊之難，文莊之功至今賴之。

者，莫重于嚴號令。照得獨石馬營長安嶺保安永寧一帶，俱正統十四年失守地方。卽今皇上中興，用人悉已收復，堅甲利兵，謀臣猛將，所在而有，以故逆虜聞風，知有畏憚，乃有小人妄生異議，鼓扇愚人，或以爲守邊官員走入虜境，或以爲各堡官軍仍要掣回，或以邊報賊情如何嚴急，以致無知之人不審虛實，輒便驚疑。一聞流言，憂惶無措。臣與都督孫安等

再三詢察。多是比先棄城逃走之徒。或託故存留在京。或怪恨拘發原衛。僥倖脫罪。不知感恩。乃更造言。以爲得志。若不嚴加禁約。必致壞事方來。除會同孫安等曉諭。終是愚人。易惑難曉。臣愚欲乞朝廷特降聖旨榜文。謂此處邊方往事。悉不追究。卽今復守。內外文武官員統理。錢糧軍馬。日已增益。墩臺城垣。漸已堅完。朝廷顧念邊方。時刻不忘。在邊之人。當竭忠固守。以爲保障。如有倡爲異議流言。搖惑人心。意在棄城逃走。悞壞大事者。平露堂等指實叅處。以極刑示衆。仍籍其家。齎捧前來。于各該城堡永遠張掛。并戒飭內外官員。亦須潔已正身。鎮靜持重。以安下人。以圖大功。臣職守邊境。事切安危。豈容緘默。伏望 皇上以窮邊社稷爲念。密切詳議。特出聖意施行。

邊務疏

重衝邊大將名號

題爲邊務事。朝廷今日防邊重鎮。其大者大同宣府。而其中緊要。莫先獨石馬營。至長安嶺一帶地方。此而失守。則宣府迤東。居庸迤西。保安懷來榆林土墓。皆爲盜區。雖有大同宣府。道路梗絕。莫如之何。往年

舊事所不忍言。追惟 祖宗在御之日。寧棄開平。專守獨石。增兵築堡。務擇名將。高其爵位。付之重兵。遠慮深謀。昭然可見。前項地方。自經失守以來。或以為不足守。或以為人力不足。未可守。 皇上力排羣議。命都督孫安以復守之。而孫安仰體聖謨。盡心所事。即今初見功蹟。漸有頭緒。但雲州赤城二處包砌尚未完全。各城錢糧人馬數目未及舊日。加之近日邊報愈多。賊情朝暮不保。正在汲汲修為之際。而管軍大臣。必須崇重其名號。責成其職守。庶幾邊事可濟。

大功可成。緣提督守備孫安止是提督守備。別無軍習知將兵名目。宣各目而以守備為甲官故請改為副提兵也府雖有總兵副將等官。一則西路邊關尚多。一則獨

石孤懸路遠。緩急不能相通。利害所關。事體不小。且孫安官至一品。恩寵已極。臣為此言。非敢代求陞官進職。特欲加與名目。使于行事便利於地方有益耳。臣愚伏望 皇上宸斷。特命該部會集看詳。臣言如果不妄。則乞請勅孫安充副總兵名目。凡事仍依先次勅旨。與臣等公同計議而行。邊境幸甚。

緊要邊儲疏

上納糧料



題爲緊要邊儲事。近該戶部爲獨石馬營二處糧少及天年不收無從收買。奏准召人僱運糧料八萬石前來。邊人聞之不勝感激。後因獨石馬營路遠無人應召。又該本部奏准于順天等三府起倩民間車輛關與脚耗蘆蓆運來。然亦止運糧料五萬三千石。今尚未完。臣訪聞得如粳米一石。京師通州直銀三錢三分之上。又每石關脚銀六錢。耗米二升。每三石蘆蓆一領。則是以銀一兩。然後運米一石。得到獨石。况兼所起車騾。係順天等三府。爲畿內根本股肱之地。

兵餘之民。衣食產業。百計所出。一家所靠之物。驅之遠出沙漠之外。萬山之中。車騾死傷。多至賤賣。比及還家。十存三四者。有車畜不給之家。將官關脚耗蘆蓆外。又加銀五錢。僱募脚家赴倉交納者。有至懷來全道中途。車摧牛斃。重別出銀僱脚到倉者。由是而觀。朝廷擘畫之焦勞。下人轉運之辛苦。臣身叨職守邊。親見艱難。不覺隕涕。但今口外糧少倉分。又不止于獨石馬營二倉。目下僅可支吾。全無積蓄。若以往拋棄百萬之餘較之。則今十尚不及二三。雖有益糧

等項多因路遠利微不肯完納除儘力整理今年耕種及用心修葺各處倉廩外緣今虜使已回貪饕之心既不深遂侵犯之毒勢有必然若糧料不足縱有城池軍馬其為守戰亦難經久既恐夏秋警急緩不及事尤恐京軍動調必費支持不可不為之計看得宣府萬億庫收貯折糧銀兩數多可以措置轉換得粟入倉實亦足邊一策今將酌量計算到北京宣府等處可以上米關銀之人地方路道遠近險易順逆之宜斗頭上下多少之數開列上聞乞勅戶部計議

或可依擬給榜于在京并宣府獨石等處城堡曉諭

募民運納而于其價廉使之樂輸勝于坐派地方運送數倍

自今春起直至今年秋月屯種成熟有米價賤之日不拘官員軍民客商人等隨其所有米荳等項糧料不必預先報名妨占不必限以石數多寡自十石以上悉與隨到隨收照數出給通關賚赴總督邊儲官處依例發屬支與銀兩如此則覓利之人自然營運而無怨公私錢糧出納穩當而無失視之前項僨運并諸色措置最為容易倉廩可待自足警急可保無虞

每官銀一兩各倉該上米荳數目

米數多寡以倉口遠近分派祖宗時派納盈糧

獨石廣積倉一石

亦如此也

馬營廣盈倉一石五升

雲州堡倉一石一斗

赤城廣備倉

龍門廣盈倉

龍門倉俱一石一斗五升

鵬鶚堡倉一石二斗五升

長安嶺倉一石三斗五升



